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十七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鬼二

陳仙　胡熙　魯肅

吳祥

漢諸暨縣吏吳祥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美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祥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爲祥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祥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嫗也二人共寢至曉雞鳴祥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祥

祥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遇處過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出法苑珠林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爲太尉掾婦產男及爲北海相吏周光能見鬼署爲主簿使還致敬於本郡縣因告之曰事訖臘日可與小兒俱侍祠主簿事訖還翁仲問之對曰但見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綬數人彷徨堂東西廂不進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劒上堂

謂嫗曰汝何故養此子嫗大怒曰君常言兒體貌聲氣喜學似我老翁欲死作爲狂語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嫗涕泣言昔以年長無男不自安實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錢一萬此子年已十八遣歸其家迎其女已嫁賣䴵者妻後適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見風俗通

田疇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

墓設雞酒之禮哭之音動林野翔鳥爲之凄鳴走獸爲之悲吟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来欲與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進而拜疇泣不自止因相與進雞進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避害對曰君臣之道生則盡其義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高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而疇醉亦醒出王子年拾遺記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温聞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即寤語諸左右曰夢爲虚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為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

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所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即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將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即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没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聞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記

王樊

燉煌實錄云王樊卒有盜開其冢見樊與人摴蒱以酒賜盜者盜者惶怖飲之見有人韋銅馬出冢者夜有神人至城門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發冢者以酒墨其脣訖旦至可以驗而擒之盜既入城城門者乃縛詰之如神所言出獨異志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捽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

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㝎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孫驚惋叩頭言爲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偶也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後月又佯酒醉夜行懷刀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爲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殺之出搜神記

宗岱

宗岱爲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甚精無能屈者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葛巾修刺詣岱與之談甚久岱理未屈辭或未暢書生輒爲申之次及無鬼論便苦難岱岱理欲屈書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絶遂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語

鄭奇

後漢時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賔客宿止多死亡或亡髮失精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婦人乞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白樓不可上奇曰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接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埽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夜臨殯火滅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南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出風俗通

鍾繇

鍾繇忽不復朝會意性有異於常僚友問其故云常有婦人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後來止戶外曰何以有相殺意元常曰無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傷之便出去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冢棺中一婦人形體如生白練衫丹繡裲襠傷一髀以裲襠中綿拭血自此便絶出幽明錄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爲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於邊悉歛果魚酒肉之屬以内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永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嵇康

嵇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洛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

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毁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弗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怳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

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夕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出靈鬼志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殽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

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彦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彦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梁即隆隆有聲彦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彦思懼屋壞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彦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

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記

沈季

吳興沈季吳天紀二年爲豫章太守白日於廳上見一人著黃巾練衣自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倐然不見季求其喪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記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侯有寶庫

千間竺性能賑生恤死冢馬廏屋側有古冢中有伏尸竺夜尋其泣聲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云昔漢末為赤眉所發扣棺見剝令袒肉在地垂二百餘年就將軍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為石槨瓦棺設祭既畢以青布裙衫置於冢上經一年行於路曲忽見前婦人葬所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問竺曰將非龍怪耶竺乃疑此異及問其家童云時見青蘆杖自然出入於門疑其神也不敢言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士有言中忤即

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貲貨如丘山不可算記內以方諸為具及大珠如卵散滿於庭故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見有青衣童子數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君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自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內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陽燧得旱爍自能燒物也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

聚鸛鳥之類以禳災鸛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鵁鶄數千頭養於池渠之中厭火也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竺懼爲身之患時三國交兵軍用萬倍乃輸其珍寶車服以助先主黄金一億斤錦綺繡氊罽積如邱山駿馬千匹及蜀破後無所有飲恨而終出王子年拾遺記

王弼

王弼注易輒笑鄭元爲儒云老奴無意於時夜分忽聞

外閤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出雜語

陳仙

吳時陳仙以商賈爲事驅驢行忽遇一空宅廣厦朱門都不見人仙牽驢入宿至夜聞有語聲小人無畏敢見行災便有一人徑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輒入官舍時朧月曖昧見其面上黶深目無瞳子脣褰齒露手執黃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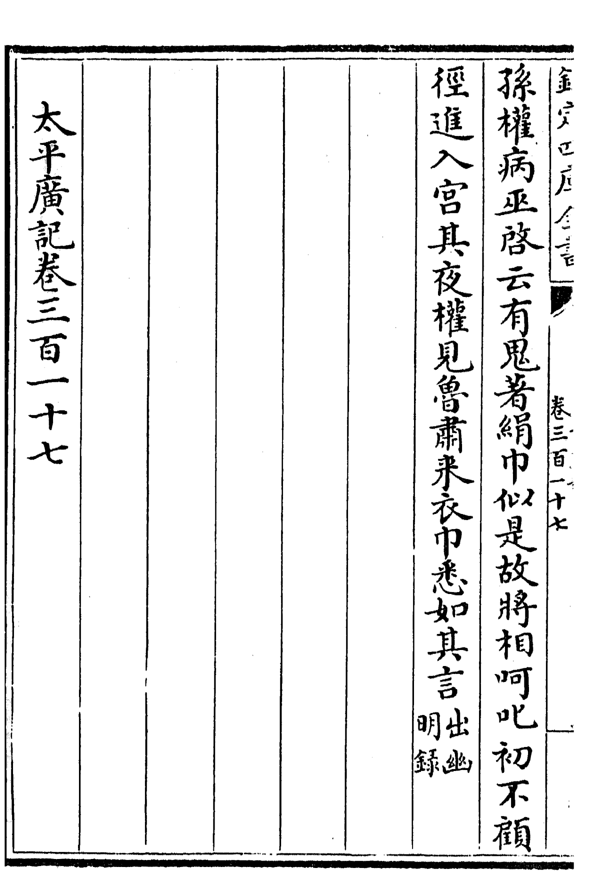
仙即奔走後村具説事狀父老云舊有惡鬼明日看所見屋宅處並高墳深邃出幽明録

胡熙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許嫁當出而倏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倏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産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於左右及長大言語亦如人

熈妻别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熈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旁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母指中入於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熈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出錄異傳

魯肅



孫權病巫啓云有鬼著絹巾似是故將相呵叱初不顧徑進入宫其夜權見魯肅來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録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

李經　謝邈之　彭虎子

司馬恬　阮德如　陳慶孫

甄沖

陸機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師時陰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見一少年神姿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脫驂逆旅逆旅嫗曰此東十數里無村落有山陽王家冢耳機往視之

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異苑

趙伯倫

秣陵人趙伯倫曾往襄陽船人以猪豕爲禱及祭但豘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輒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出幽明錄

朱彥

永嘉朱彥居永寧披荒立舍便聞絃管之聲及小兒啼

呼之音夜見一人身甚壯大吹滅其火彥素膽勇不以爲懼即不移居亦無後患出異苑

桓回

幷州祭酒桓回以劉聰建元三年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是樂工成憑今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

祀於通衢之上出異苑

周子長

周子長居武昌五大浦東岡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數里會暮還五大未達先是空岡忽見四匝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庶子經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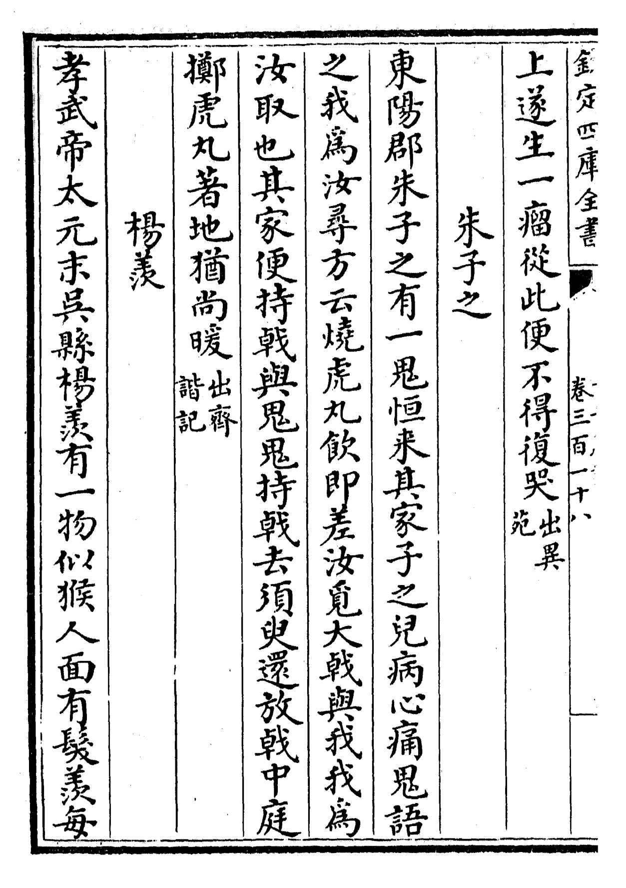
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作聲而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云將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長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後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長復謂後者曰寺中正有禿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逢禿時面何以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家已三更盡矣出靈鬼志

荀澤

潁川荀澤以太元中亡恒形見還與婦魯國孔氏嫕婉綢繆遂有娠焉十月而産産悉是水别房作醬澤曰我知喪家不當作醬而故爲之今上官責我數豆粒致令劬不復堪經少時而絶出異苑

桓軏

桓軏太元中爲巴東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陳兒道生隨軏之郡墮瀨死道生形見云今獲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暫還母哀至輒有一黒烏以翅掩其口舌



上遂生一瘤從此便不得復哭出異苑

朱子之

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語之我爲汝尋方云燒虎丸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爲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丸著地猶尚暖出齊諧記

楊羨

孝武帝太元末吳縣楊羨有一物似猴人面有髮羨每

食鬼恒奪之羨婦在機織羨提刀殺鬼鬼走向機婦形變爲鬼羨因斫之見鬼跳出撫掌大笑鬼去羨始悟視婦成十餘段婦妊身殆六月腹内兒髮已生羨惋痛而死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後形見於其母劉及妻韓共語就母索酒舉杯與之曰好酒語妻曰與卿三年别耳及服終妻疾曰同穴之義古之所難幸者如存豈非至願遂

不服藥而殁（出述異記）

張禹

永嘉中黄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有侍婢二十餘人衣服皆爍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飾唯須飲耳女敕取鐺與之因然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間無以相供慚愧

而已因歔欷告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歲亡後李氏幸我舊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惜承貴必作禳除君當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

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出志怪

邵公

邵公者患瘧經年不差後獨在墅居瘧作之際見有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陽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黄鷁

其餘皆走仍縛以還家懸於窻將殺食之及曙失鷂所在而瘧遂愈於時有患瘧者但呼郃公即差出錄異傳

吳士季

嘉興令吳士季者曾患瘧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瘧鬼焉既而去廟二十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乃下與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瘧疾遂愈出錄異傳

周子文

元帝末譙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晉陵郡延陵縣少時獵射常入山射獵伴侶相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尺許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喚曰阿鼠子文不覺應諾此人韋弓滿向子文便伏不能復動遂不見此人獵伴尋求子文都不能語輿還家數日而卒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恭伯

晉世王恭伯字子升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東宮舍

人求假休吳到閶門郵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從一女謂恭伯曰妾平生愛琴願共撫之其姿質甚麗恭伯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爲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斯須有官吏遍搜鄰船至恭伯船獲之恭伯懼因述其言我亦贈其玉簪惠基令檢果於亡女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稚華年十六而卒出邢子才山河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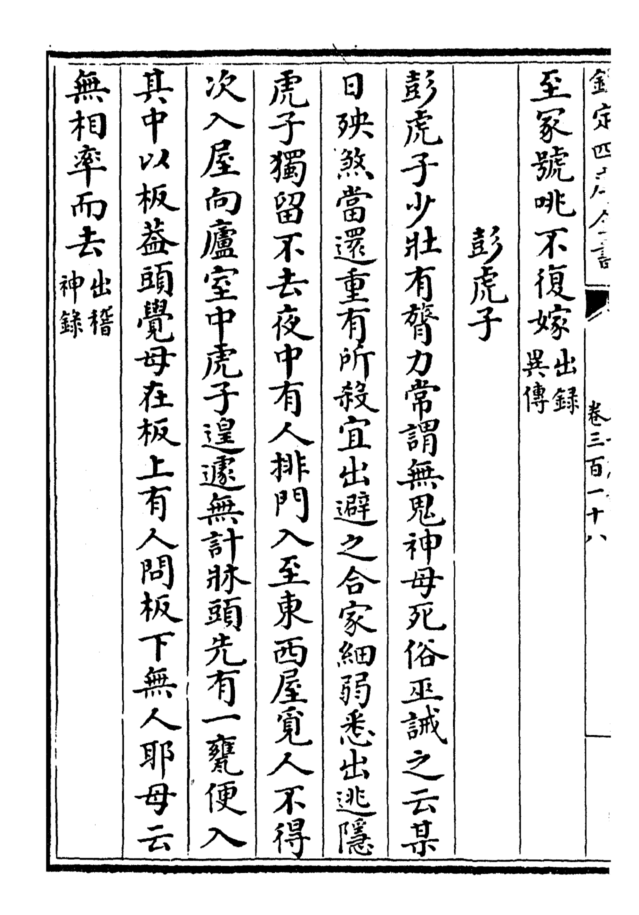
李經

桂陽李經與朱平角平帶戟逐焉行百餘步忽見一鬼長丈餘止之曰李經有命豈可殺之無爲必傷汝手平乘醉直往經家鬼亦隨之平既見經方欲奮刃忽屹然不動如被執縛果傷左手指焉遂立庭間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語汝云何不從言終而滅出幽明錄

謝邈之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

平望亭夜風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顧見塘
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
可五十夜織薄別牀有小兒年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
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欷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
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
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
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昨夜所見
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



至家號咷不復嫁出錄異傳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壯有膂力常謂無鬼神母死俗巫誡之云某日殃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屋覓人不得次入屋向廬室中虎子遑遽無計牀頭先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板下無人耶母云無相率而去出稽神錄

司馬恬

鄧艾廟在京口上有一草屋晉安北將軍司馬恬於病中夢見一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後訪之乃知艾廟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於神座上有一蛇來繞之數四匝女家追尋見之以酒脯禱祠然後得解出幽明錄

阮德如

阮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

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陳慶孫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多就求福遂起廟名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汝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汝又不與至秋遂

不死鬼乃来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實見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幹見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耳願深恕亮君祿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

出幽明錄

甄沖

甄沖字叔讓中山人爲雲社令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温云大

人見使貪慕高援欲以妹與君婚故來宣此意甄愕然曰僕長大且已有家何緣如此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令色少雙必欲得佳對云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捉馬鞭羅列相隨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羣青幢赤絡覆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幛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前衣服文彩所未嘗見便於甄

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社公下隱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壺以瑇瑁爲手巾籠捉白麈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當六十人命作樂器悉如瑠璃社公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親援因遣小兒已具宣此旨甄曰僕既老悴已有室家兒子且大雖貪貴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淑令四德克備今在岸上勿復爲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轉苦謂是邪魅便拔

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怒便令呼三斑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者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懷上縣中住所迎車及人至門中有一人著單衣幘向之揖於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餘日方敢去故見二人著幘捉馬鞭隨至家至家少日而歸病遂亡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八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鬼四

張子長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顔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来相見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絶遂爲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

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惟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出法苑珠林

桓道愍

晉桓道愍譙人也隆安四年喪婦内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復見一人手擎起秉燭照屏風外

乃其婦也形貌粧飾具如生道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
言語往還陳敘存亡道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
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自由自任
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止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
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爲人故來與君别
也道愍曰當生何處可得尋之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
何處一爲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
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

惚積時 出法苑珠林

周臨賀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

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出法苑珠林

胡茂迴

晉淮南胡茂迴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有羣鬼相叱曰上官来各奔走出祠去茂迴顧見二沙門来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草中望見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茂迴於是

精誠奉佛出法苑珠林

阮瞻

阮瞻素秉無鬼論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温談諸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變爲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意色大惡年餘病死出幽明録

臨湘令

隆安初陳郡殷氏爲臨湘令縣中一鬼長三丈餘跂上

屋猶垂脚至地股入便來命之每揺屏風動窻户病轉甚其弟覿亦見恒挾刀在側與言争鬼語云勿駡我當打汝口破鬼忽隠形打口流血後遂口偏成殘廢人出幽明錄

顧氏

吳中人姓顧往田舍晝行去舍十餘里但聞西北隠隠因舉首見四五百人皆赤衣長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圍之顧氣奄奄不通輾轉不得旦至晡圍不解口不得語

心呼北斗又食頃鬼相謂曰彼正心在神可捨去豁如霧除顧歸舍疲極臥其夕戶前一處火甚盛而不燃鬼紛紜相就或往或來呼顧談或入去其被或上頭而輕於鴻毛開晨失出幽明錄

江州錄事

晉桓豹奴爲江州時有甘錄事者家在臨川郡治下兒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東罼家之間旬日忽聞東路有打鼓倡樂聲可百許人徑到甘家問錄事在否故來相

詣賢子亦在此止聞人聲亦不見其形也乃出數甖酒與之俄頃失去兩甖皆空始聞有鼓聲臨川太守謂是人戲必來詣已既而寂爾不到聞甘說之大驚出幽明錄

陳素

晉昇平元年剡縣陳素家富娶婦十年無兒夫欲娶妾婦禱祠神明忽然有身鄰家小人婦亦同有因貨鄰婦云我生若男天願也若是女汝是男者當交易之便共將許鄰人生男此婦後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養

至十三當祠祀家有老婢素見鬼云見府君家先人來至門首便任但見一羣小人來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見鬼人至祠時轉令看言語皆同素便入問婦婦懼且說言此事還男本家喚女歸出幽明錄

胡章

剡縣胡章與上虞管雙喜好干戈雙死後章夢見之躍刀戲其前覺甚不樂明日以符帖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檝忽見雙來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貫千載昨夜就

卿戲値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厭大丈夫不體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搜神錄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髠刑節俛受剃驚覺摸頭即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卿髠頭未竟即復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

設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夕著五節素美髮五夜而
盡閒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
馬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
弟曰中年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
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
兄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敕兒韶曰吾將爲
書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爲節作其字像
胡書也乃笑即喚節爲書曰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

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志卜日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其口動亮氣高聲終不爲旁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謂韶曰中年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酒也節視盃空既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

十飲來兄弟狎翫節問所疑韶因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顔淵卜商今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但死者虛生者實此其異也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斷卿一臂以投地就剝削之於卿有患不死之去屍骸如此也節曰厚葬以壙壟死者樂此不韶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誠無所在但欲述生時意耳弟曰兒尚小嫂少門戶坎軻君

顧念不韶曰我無復情耳節曰有壽命不韶曰各有節曰節等壽命君知之不曰知語卿也節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韶曰濟南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卿節曰能益生人不韶曰死者時自發意念生則吾所益卿也若此自無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無益也節曰前夢見君豈實相見不韶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

也節曰生時仇怨復能害之不韶曰鬼重殺不得自從

節下車韶大笑節短云似趙麟舒趙麟舒短小是韶婦

兄弟也韶欲去節留之閉門下鎖鑰韶爲之少住韶去

節見門故閉韶已去矣韶與節别曰吾今見爲修文郎

守職不得來也節執手手軟弱捉覺之乃别自是遂絶

出王隱晉書

夏侯愷

夏侯愷字萬仁病亡愷家宗人兒狗奴素見鬼見愷數

歸欲取馬及其弟阮公將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愷長子統向其家說昨夢人見縛與力大爭爾乃得解語訖閤門忽有光明如晝見愷著平上幘單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牀悲笑如生時聲訖便切齒作聲言人易我門戶誣統藏人袒衫見縛賴我遣人救之得解將數十人大者在外小行隨愷阮牽牀離壁愷見語阮何取牀又說家無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愷曰卿與共居爾許年而作此語也諸鬼中當有一人達阮問誰

愷曰兒輩意不足悅也呼見孫兒云少者氣弱勿令近我又說大女有相勿輒嫁之愷問阮欲見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願見也愷曰數欲見父而禁限未得見又說我本未應死尚有九年官記室缺總名十人不職書不中皆得出我書中遂逼留補缺出王隱晉書

劉他

劉他在夏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劉家初因闇髣髴見形如人著白布袴自爾後數日一来不復隱形便不去喜

偷食不以爲患然且難之初不敢呵罵吉翼子者強梁不信鬼至劉家謂主人卿家鬼何在喚來今爲卿罵之即聞屋梁作聲時大有客共仰視便紛紜擲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視之乃主人家婦女褻衣惡猶著焉衆共大笑爲樂吉大慙洗面而去有人語劉此鬼偷食乃食盡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藥中之劉即於他家煮野葛取二升汁密齎還向夜令作糜著於几上以盆覆之後聞鬼外來發盆取糜既吃擲破甌出去須臾聞在屋頭吐瞋

怒非常便棒打窻戶劉先已防備與鬬亦不敢入戶至四更中然後遂絶出續搜神記

王戎

安豐侯王戎嘗赴人家殯斂主人治棺未竟者悉在廳事上安豐車中卧忽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熟視轉大漸近見一乘赤馬車一人在中著幘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車徑入王車中迴几容之謂王曰君神明清照物無隱情亦有身故來相從然當贈君一言凡人家殯斂

葬送苟非至親不可急往良不獲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馬則可禳之謂戎君當致位三公語良久主人內棺當殯衆客悉入此鬼亦入旣入户鬼便持斧行棺牆上有一親趣棺欲與亡人訣鬼便以斧正打其額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視戎而笑衆悉見鬼亦持斧而出出續搜神記

王仲文

王仲文爲河南郡主簿居緱氏縣北得休應歸道經水

澤見後有一白狗仲文甚愛之欲便取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齒嚼舌甚有憎惡欲擊之或却或欲上車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車佐奴共又打亦不禁並力盡不能復打於是捨走告人家合十餘人持刀捉火自来視之便不知所在月餘日仲文忽復見之與奴並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續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九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　宋　李昉等　編

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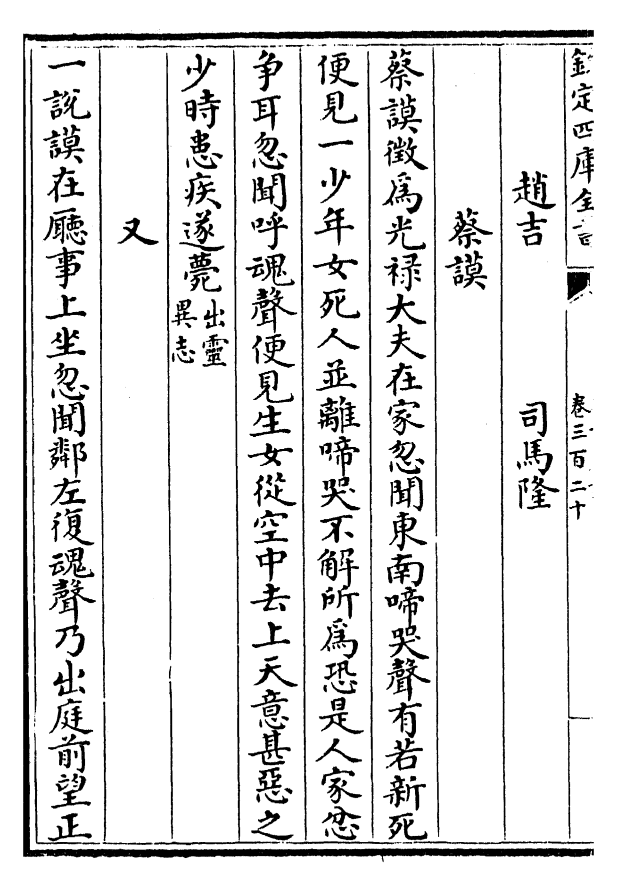
蔡謨　姚元起　閭勦

孫稚　索遜　馮述

任懷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劉澄　劉道錫



趙吉　司馬隆

蔡謨

蔡謨徵爲光禄大夫在家忽聞東南啼哭聲有若新死便見一少年女死人並離啼哭不解所爲恐是人家忿爭耳忽聞呼魂聲便見生女從空中去上天意甚惡之少時患疾遂薨出靈異志

又

一說謨在廳事上坐忽聞鄰左復魂聲乃出庭前望正

見新死之家有一老嫗上著黃羅半袖下著縹裙飄然升天聞一喚聲輒迴顧三喚三顧徘徊良久聲既絕亦不復見問喪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錄）

姚元起

河內姚元起居近山林舉家恒入野耕種惟有七歲女守屋而漸覺瘦父母問女女云常有一人長丈餘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號高天大將軍來輒見吞徑出下部如此數過云慎勿道我道我當長留腹中闔門駭惋

遂移避出靈鬼志

閭勤

吳興武康閭勤凌晨聞外拍手自出看見二烏幘吏逕將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勤枻二吏絙挽至嘉興郡暫住逆旅及平望亭潛逃得歸十餘日外復有呼聲又見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將至船猶多菽又令捉枻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樂故家謂勤曰我須過一處留汝在後愼勿復走若有飲食自當相喚須臾一吏呼勤

上見高門瓦屋歡讌盈堂仍令勸行酒并賜炙啖天將曉二吏云我先去汝且停須之但見高墳森木勸心迷亂其家尋覓經日方得尋發大瘡而死出靈鬼志

孫稚

晉孫稚字法暉齊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見跪問訊

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泰山府君見稚說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將来欲以代適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救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兄但勤精進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

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
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説郛城當有寇難事例
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
譴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
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
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
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
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

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便任云耳出法苑珠林

索遜

昇平中徐州刺史索遜乘船往晉陵會闇發迴河行數里有人寄索載云我家在韓家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舟至韓家此人便去遜二人牽船過一渡施力殊不便罵此人曰我數里載汝來逕去不與人牽船欲與痛手此人便還與牽不覺用力而得渡此人便徑入諸冢間遜疑非人使竊尋看此人經冢間便不復見須臾

復出至一家呼曰載公有出者應此人說我向載人船来不爲共牽奴便欲打我今當往報之欲暫借甘羅来載公曰壞我甘羅不可得此人曰無所苦我試之耳遜聞此即還船須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篅長二丈許逕來向船遜便大呼奴載我船不與我牽不得痛手方便載公甘羅令欲擊我今日要當打壞奴甘羅忽然失却於是遂進出續搜神記

馮述

上黨馮述晉元熈中爲相府將假歸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繩及杖来赴述述策馬避馬不肯進四人各捉馬一足倐然便到河上問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測既無舟檝何由得過君正欲見殺耳四人云不相殺當持君赴官遂復捉馬脚涉河而北述但聞波浪聲而不覺水埀至岸四人相謂曰此人不淨那得將去時述有弟服深恐鬼離之便當溺水死乃鞭馬作勢逕登岸述辭謝曰既蒙恩德何敢復煩勞出續搜神記

任懷仁

晉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復爲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田上忽見有冢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明隨去祚云我是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

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啖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来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因敘本末遂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絶出稽神錄

王明

東萊王明寓居在江西死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云天曹許以暫歸言及將離語便流涕問訊鄉里備有情焉敕兒曰吾去人間便已一周思覩

桑梓命兒同觀鄉閭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没而有靈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溫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死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户限鬼來入人室内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出幽明錄

王彪之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愓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竒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蕭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以

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錄）

王凝之

晉左軍琅琊王凝之夫人謝氏頓亡二男痛惜過甚銜淚六年後忽見二兒俱還並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兒並有罪謫宜爲作福於是得止哀而勤爲求請（出幽明錄）

姚牛

須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爲鄉人所殺牛嘗毀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吏擒得

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又為州郡論救
遂得無他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數處馬將
趨之忽見一翁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
將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恐君墮耳令曰汝為何人翁長
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來謝因滅不見出幽明錄

桓恭

桓恭為桓安民參軍在丹徒所住廨牀前一小陷穴詳
視是古墓棺已朽壞桓食常先以鮭飰投穴中如此經

年後眠始覺見一人在牀前云吾終沒以來七百餘年後嗣絶滅烝嘗莫繼君食恒見播及感德無已依君籍當應爲寧州刺史後果如言出幽明錄

阮瑜之

晉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興佛圖前少孤貧不立哭泣無時忽見一鬼書摶著前云父死歸玄冥何爲久哭泣即後三年中君家可得立僕當寄君家不使有損失勿畏我爲凶要爲君作吉後鬼恒在家家須用者鬼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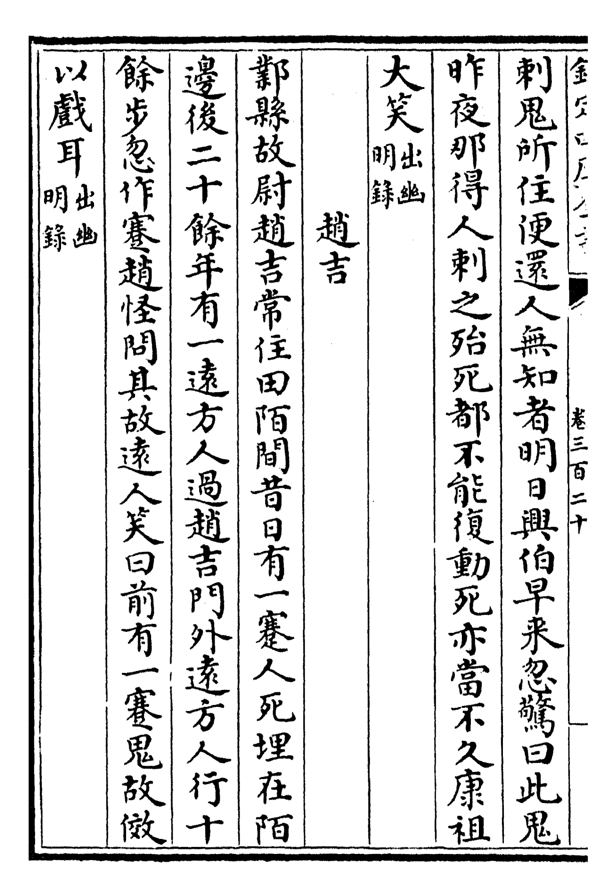
之二三年家小康爲鬼作食共談笑語議阮問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問君那得來鬼云僕受罪已畢今暫生鬼道權寄君家後四五年當去曰復何處去答云當生世間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錄

劉澄

晉義熙五年彭城劉澄常見鬼及爲左衛司馬與將軍巢營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語見一小兒赭衣手把赤幟團團似芙蓉花數日巢大遭火出幽明錄

劉道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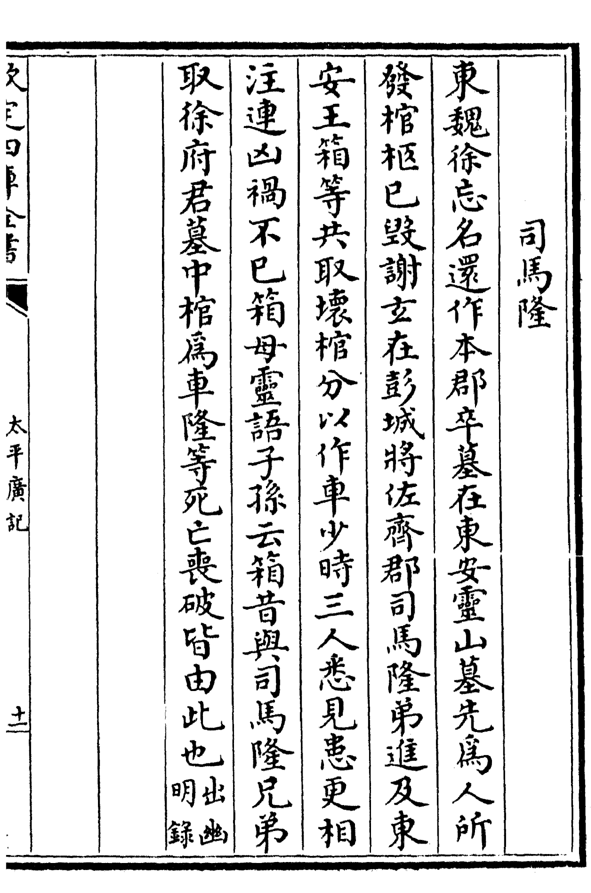
劉道錫與從弟康祖少不信有鬼從兄興伯少來見鬼但辭論不能相屈嘗於京口長廣橋宅東云有殺鬼在東籬上道錫笑便問其處牽興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興伯在後喚云鬼擊汝道錫未及鬼處便聞如有大杖聲道錫因倒地經宿乃醒一月餘方差興伯復云廳事東頭桑樹上有鬼形尚孺長必害人康祖不信問在樹高下指處分明經十餘日是月晦夕道錫逃闇中以戟



刺鬼所住便還人無知者明日興伯早来忽驚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復動死亦當不久康祖大笑出幽明録

趙吉

鄴縣故尉趙吉常住田陌間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邊後二十餘年有一遠方人過趙吉門外遠方人行十餘步忽作蹇趙怪問其故遠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傚以戲耳出幽明録



司馬隆

東魏徐忘名還作本郡卒墓在東安靈山墓先為人所發棺柩已毀謝玄在彭城將佐齊郡司馬隆弟進及東安王箱等共取壞棺分以作車少時三人悉見患更相注連凶禍不已箱母靈語子孫云箱昔與司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為車隆等死亡喪破皆由此也出幽明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鬼六

郭翻

晉郭翻字長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徵聘不起亡數日其少子忽如中惡狀不復識人作靈語音聲如其父多知陰世所問皆答而昔時庾亮欲取為上佐不就家問曰君生有令德沒為神明今豈有官職也答曰我本無仕進之志以庾公欲見取不願故得脫今復為羈縶不得從初願故爾戚戚也問庾今何官答云為天所用作撫軍大將軍見居東海之東統領神兵取吾為司馬

本欲取謝仁祖爲之選官以爲資望未足且蔣大侯先取爲都尉是以不能因問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謫之候過此大得敘用也又問王丞相今何職答曰王公爲尚書郎大屈事更萬機位雖不及生時而貴勢無異也諸人曰亡後還思後人否長翔曰亡已久則不復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未歇猶自有念也靈語兒求紙筆欲作書與親舊捉筆以命兒書之皆横行似胡書已成一紙曰此是鬼書人莫能識使人持紙

口授作書書畢諸人言蘇孝先多作此語已而復作詩一首曰性軀還昔志精魂久逍遥柬心不得令不免時所要薄言塵外事何遂謂言妖郭大没无識在昔有蘇韶出幽異錄

王瑗之

廣漢王瑗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伯喈俄復談詩文撲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

作仙人甚是受福其快樂非復疇昔也出齊諧記

牽騰

牽騰以咸和三年爲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烏衣人告云何數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騰近行郭外忽然而闇有一人長丈餘玄冠白衣遥叱將車人使避之俄而長人至以馬鞭擊御者即倒既明從人視車空覓騰所在行六七十步見在榛莽中隱几而坐云了不自知騰五十日被誅出幽明錄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問訊曰卿那爾曰吾飢餓殆不自任卿知諸方便故當以法見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為人作怪人必大怖當與卿食新鬼往入大壚東頭有一家奉佛精進屋西廂有磨鬼就挼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語子弟曰佛憐吾家貧令鬼推磨乃輦麥與之至夕磨數斛疲頓乃去遂罵友鬼卿那誑我又曰但復去自當得也復從壚西

頭入一家家奉道門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狀此
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復來助吾可輦穀與之又給婢
簸篩至夕力疲甚不與鬼食鬼暮歸大怒曰吾自與卿
爲婚姻非他比如何見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甌飲食友
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今去可
覓百姓家作怪則無不得鬼復去得一家門首有竹竿
從門入見有一羣女子窻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
抱令空中行其家見之大驚言自來未有此怪占云有

客鬼索食可殺狗幷甘果酒飯於庭中祀之可得無他其家如師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後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錄

劉青松

廣陵劉青松晨起見一人著公服賫版云名爲魯郡太守言訖便去去後亦不復見至來日復至曰君便應到職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處分家事沐浴至晡見車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絶家人咸見其升車南出百餘

步漸高而沒出幽明錄

庾亮

庾亮鎮荆州亮登廁忽見廁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身有光耀漸漸從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擊之應手有聲縮入地因而寢疾遂亡出甄異錄

司馬義

金吾司馬義妾碧玉善絃歌義以太元中病篤謂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別嫁當殺汝曰謹奉命葬後其鄰家欲

娶之碧玉當去見義乘馬入門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亟姿態失常奄忽便絶十餘日乃甦不能語四肢如被撾掮周歲始能言猶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聲見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異錄

李元明

後唐李元明嘗在牀上臥時夜半忽聞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乃出應有二人便牽將去入屋下搭去不知所在至逾時竟鮮所見徐捫所坐牀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

怖不安欲去難如升天不復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卒領僕從乃共大呼其名元明於冢中聞遥應之乃鑿門出之出甄異録

張闓

新城張闓以建武二年從野還宅見一人臥道側問之云足病不能復去家在南楚無所告訴闓憫之有後車載物棄以載之既達家此人了無感色且語闓曰向實不病聊相試耳闓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

我是鬼耳承北臺使來相收録見君長者不忍相取故
佯爲病卧道側向乃捐物見載誠銜此意然被命而來
不自由奈何閭驚請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爲酹享於
是流涕固請求救鬼曰有與君同名字者否閭曰有僑
人黄閭鬼曰君可詣之我當自往閭到門主人出見鬼
以赤摽摽其首因回手以小鈹刺其心主人覺鬼便出
謂閭曰君有貴相某爲惜之故虧法以相濟然神道幽
密不可宣泄閭後去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閭年六十

位至光祿大夫出甄異錄

庾紹之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之元興末病亡義熈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來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言輒漫畧不甚諳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勿啗物心協

云五臟與肉乃有異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釀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紿之爲人語聲高壯比言論時不異恒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紿之鬫㞕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别耳因貫械而起出户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記

韋氏

安定人姓韋北伐姚泓之時歸國至都住親知家時兵戈擾亂齊有客來問之韋云今雖免慮而體氣慨然未有氣力思作一羹尤莫能得至淒苦夜中眠熟忽有叩牀而來告者云官與君錢便驚出戶見一千錢在外又見一烏紗冠幘人執版背戶而立呼主人共視比來已不復見而取錢用之 出幽明錄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婦李氏十餘年無子而婦卒哭之慟曰

汝竟無遺體怨酷何深婦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後見就依平生時當爲君生一男語畢還臥韰之如言不取燈燭暗而就之復曰亡人亦無生理可側作屋見置須伺滿十月然後殯爾後覺婦身微煖如未亡既十月後生一男男名靈産出幽明録

賈雍

豫章太守賈雍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

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癰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出述異記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

擔鬼鬼畧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於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了然無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出列異傳

呂光

呂光承康元年有鬼呌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徼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子紹代立五日紹庶兄纂殺紹自立（出述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一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鬼七

張君林　蠻兵　陳臯

袁無忌　新蔡王昭平　遠學諸生

陶侃

陶侃字士行嘗如厠見數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單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穢所雜五行書曰厠神曰後帝也出異苑

謝尚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共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閒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

之絶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令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輙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戸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

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錄

襄陽軍人

晉太元初苻堅遣將楊安侵襄陽其一人於軍中亡有同鄉人扶喪歸明日應到家死者夜與婦夢云所送者非我尸倉樂面下者是也汝昔爲吾作結髮猶存可解看便知迨明日送喪者果至婦語母如此母不然之婦自至南豐細撿他家尸髮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錄

呂順

呂順喪婦更娶妻之從妹因作三墓構累垂就輙無成一日順晝臥見其婦來就同寢體冷如冰順以死生之隔語使去後婦又見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復何限汝乃與我共一壻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婦俱殪出幽明錄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於江州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初恐懼每呼諸從女作伴於是作伴漸疎時或暫來輙恚駡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

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在內紡績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之於地從女怖懼皆去鬼即常見有一男纔三歲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鬼乃悽愴撫其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慚汝念汝情何極也忽見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轉貧苦不立鬼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錄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於此至今在焉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志都

馬仲叔王志都並遼東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後年忽形見謂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無婦當爲卿得婦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詣卿家但埽除設牀席待之

至日都密埽除施設天忽大風白日晝昏向暮風止寢室中忽有紅帳自施發視其中牀上有一婦花媚莊嚴臥牀上纔能氣息中表內外驚怖無敢近者唯都得往須臾便蘇起坐都問卿是誰婦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語其意婦曰天應令我爲君妻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亦以爲天相與也遂與之生一男後爲南郡太守出幽明錄

唐邦

恒山唐邦義熈中聞扣門者出視見兩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將至縣東岡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語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濫取唐邦敕鞭之遣將出唐福少時而死出異苑

王矩

衡陽太守王矩為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丈餘著白布單衣將奏在岸上呼矩奴子過我矩省奏為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答矩朝

發矩怪問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来詣君耳矩大懼因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折卷之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毋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月悁悒乃開視書云令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出幽明錄

周義

汝南周義取沛國劉旦孫女爲妻義豫章艾縣令弟路中得病未至縣十里義語弟必不濟便留家人在後先

與弟至縣一宿死婦至臨尸義舉手別婦婦爲梳頭因復拔婦釵㑹訖婦房宿義乃上牀謂婦曰與卿共事雖淺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離隔人室家終没不得執別實爲可恨我向舉手別又拔卿釵因欲起人多氣逼不果自此每夕來寢息與平生無異出述異記

袁乞

吳興袁乞妻臨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後遂更娶白日見其婦語云君先結誓何爲負言因以

刀割陰雖不致死人理永廢也 出異苑

王坦之

沙門竺法師會稽人與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茫昧難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當相報語後王於廟中忽見法師来曰貧道以某月日命過罪福皆不虛應若影響檀越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先與君要先死者相報故来相語言訖不復見 出續搜神記

劉逌

安帝義熙中劉逌母憂在家常有一鬼來任逌家搬徙牀几傾覆器物歌哭罵詈好道人之陰私僕役不敢爲非逌令弟守屋逌見繩繫弟頭懸著屋梁狼狽下之因失魂踰月乃差逌每爨欲熟輒失之逌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復竊之於屋北乃聞吐聲從此寂滅故世傳劉逌藥鬼逌後爲劉毅參軍爲宋高祖所殺　出廣古今五行記

王思規

長沙王思規爲海鹽令忽見一吏思規問是誰吏云命
名君爲主簿因出版置牀前吏又曰期限長遠在十月
若不信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時視天上當有所見思
規敕家人至期看天聞有哭聲空中見人乘旐羅列狀
如送葬出甄異錄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
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困悴未忍見汝問其所

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云受使到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禺已名配死錄正餘百日限耳爾時禺氣强力壯後到所期暴亡出甄異錄

張君林

吳縣張君林居東鄉楊里隆安中忽有鬼來助驅使林

原有舊藏器物中破甑已無所用鬼使撞甕底穿爲甑比家人起飯已熟此鬼無他須唯啗甘蔗自稱高褐或云此鬼爲反器高褐者葛號丘壟累積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獨見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許面青黒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熙盛水覆頭明旦視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貧遂致富嘗語毋惡我日月盡自去後果去出甄異録

蠻兵

南平國蠻兵義熈初隨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於時郗僧爲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轉爲國郎中親領此土荆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靈鬼志

陳臯

平原陳臯於義熈中從廣陵樊梁後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長可丈許首戴絳冠形如鹿角就臯求載倏爾上船

皐素能禁氣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張眼以杖竿擲之即四散成火照於野皐無幾而死出靈鬼志

袁無忌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及曉牀出在戸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後見一婦人來在戸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戸外時未曙月明共窺之緑衣白粧頭上有花插及銀釵

象牙梳無忌等共逐之初繞屋走而倒頭髻及花插之屬皆墮無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逐入其中無忌還眠天曉視花釵牙梳並是真物遂壞井得一楸棺俱已朽壞乃易棺并服遷於高燥處葬之遂斷出志怪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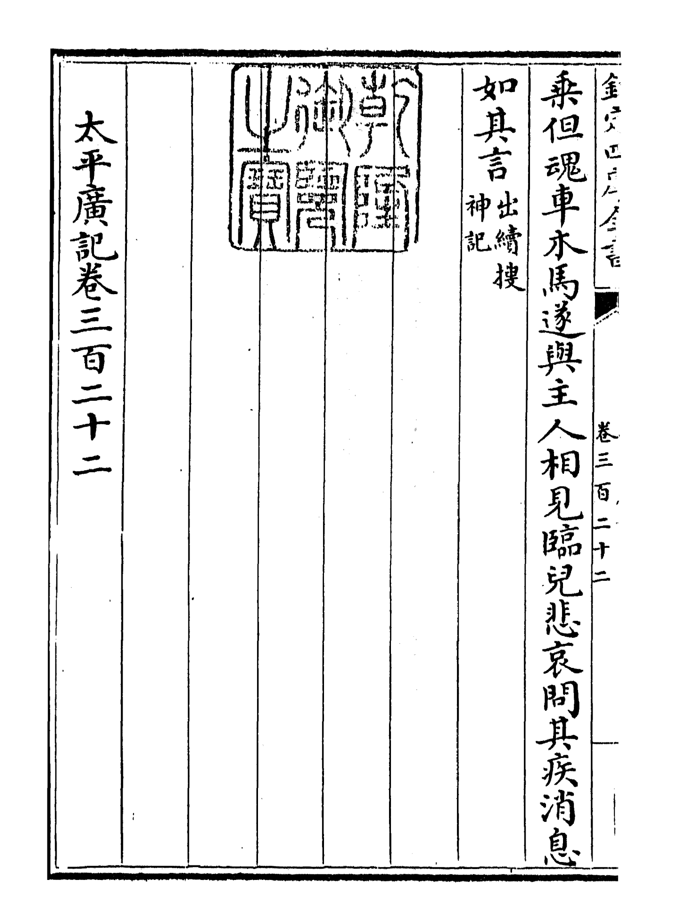
新蔡王昭平

晉世新蔡王昭平犢車在廳事上夜無故自入齋室中觸壁而後出又數聞呼噪攻擊之聲四面而來昭乃聚

衆設弓弩戰鬬之備㨂聲弓弩俱發而鬼應聲接矢數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記

遠學諸生

有諸生遠學其父母夜作兒忽至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比雞鳴已至所在視其駕



乘但魂車木馬遂與主人相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續搜神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二十二